

从天象到神话、传说、民间故事与童话： 牛郎织女的历时性转化

[香港] 叶瑞莲*

目 录

- (一) 引言
- (二) 西周以前：神格化的天象命名
- (三) 西周以还：隐含基本元素的神话成孕期
- (四) 汉魏：神人化的神话雏型期
- (五) 魏晋南北朝：神话故事的成型期
- (六) 董永传说：牛郎织女神话的承先与启后
- (七) 牛郎织女的民间故事
- (八) 牛郎织女童话故事之变与不变
- (九) 总结

(一) 引言

被誉为「神话学大师」的(美)坎伯(Joseph Campbell, 1904-1987)曾慨叹现代人纵可轻易在图书馆寻出时代久远的神话故事来, 却已失去了解读神话的本能, 就是那种接触永恒, 发现自我, 咀嚼存在经验, 思考自然奥秘的智慧。¹⁾

本论文在于比较「牛郎织女」在神话、传说、民间故事、童话的精神与面貌, 追溯其蜕变的轨迹, 重寻其中的意义, 透析它的创造者、传说者、信仰者的心声。

* 香港教育学院中国语言学系助理教授

1) 坎伯:《千面英雄》(*The Hero with a Thousand Faces*, 朱侃如译, 台北: 立绪文化, 1997), 页16。

(二) 西周以前: 神格化的天象命名

有云, 中国绝大多数的神话, 都是「自然界和社会型态在原始社会人民不自觉的艺术幻想中的生动反映」,²⁾ 跟希腊古典神话迥然不同, 与宗教的神祇无关。牛郎与织女, 这两座星宿, 无论从命名到神话的成孕, 在在反映出初民对自然界的认知, 以及他们所处的社会型态。

万物有灵, 不管生物、非生物, 或自然现象, 初民都一概视之为有生命、有意志的活动, 跟自己没大分别; 而在物我之间, 不管那是个人的小我, 还是社群的大我, 他们认为当中有一种看不见的连系。³⁾ 看着天体有规律的运行不息, 初民自然地产生了好奇, 甚至惊叹与膜拜之情。⁴⁾

「牵牛」、「织女」最早见于《诗经·小雅·谷风之什·大东》;⁵⁾ 换句话说, 「牵牛」、「织女」在西周(约前11世纪—前771年)时期, 已是两颗星的名字。

从《尔雅义疏》引牟庭相的话:「『牛宿』其状如牛」⁶⁾及《史记·天官书》中的「『牵牛』为犠牲」,⁷⁾ 我们可见「牵牛星」(或「牛宿」), 跟作为「宗庙之牲」⁸⁾的牛, 形态相像。在人文社会的发展中, 牛与农业文化息息相关, 从农耕到犠牲, 人对「牵牛」感情深厚感情, 不自觉地把神格赋予这本来只是供人奴役, 作为犠牲的「牵牛」。⁹⁾ 后来, 更进一步, 由地及天, 把这代表着谷物神的名字, 安置到跟它形态有几份相像的星座上去, 「牵牛星」因而给神格化了。

2) 谭达先(1925-2008):《中国神话研究》(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 1988), 页2。

3) 袁珂(1916-2001):《中国神话史》(台北:时报文化出版社, 1991), 页28。

4) 胡厚宣(1911-1995):《殷代之天神崇拜》,《甲骨学商史论丛》(香港:文友堂书店, 1970), 页14-15。

5) 屈万里(1907-1979):《诗经诠释》(台北:联经出版社, 2000), 页389-392。

6) (清)郝懿行(1757-1825):《尔雅义疏》(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3), 页22。

7) (西汉)司马迁(公元前145-公元前86):《天官书》,《史记》(张大可[1940-]注释, 北京:华文出版社, 2000)卷27, 册2, 页782。

8) (东汉)许慎(58?-147?):《说文》(段玉裁(1735-1815)注, 董莲池(1953-)考证)(北京:作家出版社, 2004):「犠, 宗庙之牲也……」, 页43。

9) 王孝廉(1942-) :《第五章: 牵牛织女的传说——古代的星辰信仰》,《中国神话世界》下编(台北:洪叶文化出版社, 2005), 页151。

除牛外，蚕桑、治丝也跟古代农耕社会的文化密不可分。《山海经·中山经·中次十一经》在描述桑树的形态后，指出这种被视为神木的植物，「名曰帝女之桑」；¹⁰⁾也就是说，「司桑的女神」是「帝女」，是天帝的女儿。《史记·天官书》介绍「织女」这星座时，也说「织女，天女孙也。」¹¹⁾相类的记载，同样散见于其他典籍，例见《汉书·天文志》：「织女，天帝孙也。」¹²⁾由此可想见，「织女星」得名的经过，跟「牵牛星」的情况相若。先民因为感戴治丝纺织对社会民生的贡献，对「桑」产生了崇敬之情，不自觉地就把神格赋予这种对民生有莫大裨益的植物，因而产生以织女为桑神的信仰。在结合天象的观察与联想后，「织女」之名也给安置到星座上去，「织女星」因而也给神格化了。

简言之，「牵牛」、「织女」，这两座位置上跟银河（即「汉」¹³⁾）有着密切关系的星座，都是脱胎自初民的农耕信仰；是他们从生活到崇敬，从观察到想象，从地到天的不自觉的结连。张振犁(1924-)指宇宙星相的神格化，是原始人幻化的产品；而「牵牛」、「织女」在当时纯为「功能性诸神」的两员，保护着人们的生产与劳动行为，并不具备任何人格化的外在形态。¹⁴⁾

(三) 西周以还：隐含基本元素的神话成孕期

(法) 杜尔克姆 (Emile Durkheim, 1858-1917) 认为，神话的原型不是直观的自然现象，也不是物理的世界；「神话所有的基本主旨都是人的社会生活的投影。」¹⁵⁾ 即或在牛郎织女神话仍未成型，纯为天象名称之时，人们对天象的感

10) 《山海经》(收于《四库全书》，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 册1042，页50。

11) 《史记》，卷27，册2，页782。

12) (东汉)班固(32-92)：《天文志第六》《汉书》(贵阳市：贵州人民出版社，1995) 卷26，页942。

13) 「汉」即天河，又称「天汉」、「河汉」、「银河」；这可能出于初民「天人感应」的观念，认为地上既有「汉」(汉水)，天上也该有「汉」。

14) 张振犁：《牛郎织女神话新议》，《中原神话研究》(上海：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页127。

情好恶已反照出当时的社会面貌。

「维天有汉，监亦有光，跂彼织女，终日七襄，虽则七襄，不成报章，皖彼牵牛，不以服箱。」《诗经·小雅·大东》是最早记载「牵牛」、「织女」两星名字的典籍。中国在《诗经》年代之前，人类已进入以男耕女织为主要生产方式的农耕文明。诗歌充份表现诗人对两座名不符实的星座的不满：「织女星」空有「织女」之名，自卯至酉，一夜七移，只西向而不东回，不像梭子的一来一往，便能织出斑斓的布帛来；¹⁶⁾ 而「牵牛星」，同样徒具「牵牛」之名，完全没负起拉车箱的任务。

毛诗序云：「大东刺乱也。东国困于役而伤于财，谭大夫作是诗以告病焉。」¹⁷⁾ 全诗写东方诸侯小国对西周王室的怨怼，讽刺其诛求无已，徒有宗主国之名，而没有保护诸侯属国之实。

由是观之，「牵牛」在这个时期，仍只是天上的一匹神牛，地位远不如贵为天帝女儿的「织女」，它和「织女」完全是独立的星体。「牵牛」、「织女」、「天汉」成为了日后「牛郎织女」故事中的人与地元素；织女为主，「牵牛」为辅，织女「不成报章」、牵牛「服箱」更成为故事的基本情节。无怪乎有学者认为，在〈大东〉中仿佛看见「还在孕育中的胚胎，虽不成形，却已经具有活动的生命力」，¹⁸⁾ 神话故事呼之欲出了。

(四) 汉魏：神人化的神话雏型期

西周以还，牵牛和织女虽互不相属，却给人相提并说，二者和银河的关系尤

15) 转引自(德)恩斯特·卡西尔(Ernst Cassirer, 1874-1945):《人论》(*Essay on Man: an introduction to the philosophy of human culture*) (甘阳 [1952-] 译, 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 2003), 页124。

16) 《诗经诠释》，页391。

17) 《诗经诠释》，页389。

18) 洪淑苓(1962-)：〈牛郎织女之神话与传说〉，《牛郎织女研究》(台北:台湾学生书局, 1988)，页37。

为密切。班固的《西都赋》曾这样记载：「临乎昆明之池，左牵牛而右织女，似云汉之无涯。」(唐)李善(630-689)注云：「〈汉宫阁疏〉曰：昆明池有二石人，牵牛织女之像也。」¹⁹⁾由此可见，在汉武帝时，已有具人类男女躯体形态的「牵牛」和「织女」像，分别立在昆明池的左右，象征天上的银河景象，营造在地若天的景致。「牵牛」不再是祭祀的「犠牲」，也不再是「不以服箱」的牲牛，而是给人格化了，成为跟「织女」隔着银河遥遥相对的「牵牛郎」。这隔池对望的一男一女石像，彼此的关系虽没进一步阐明，但已赋予时人无限联想空间。

东汉末年，战乱频仍，夫妻分散乃寻常事。曹丕(西元187-226)成于建安十二年的《燕歌行》，便是透分隔两地的牵牛织女二星，来寄托闺中怨妇，思念从军远行夫婿之情：「明月皎皎照我床，星汉西流夜未央。牵牛织女遥相望，尔独何辜恨河梁。」²⁰⁾

同时期写成的〈迢迢牵牛星〉：「迢迢牵牛星，皎皎河汉女。纤纤擢素手，札札弄机杼。终日不成章，泣涕零如雨。河汉清且浅，相去复几许。盈盈一水间，脉脉不得语。」²¹⁾人物形象已隐现其中，²²⁾所描述的天上景象亦相类后世的牛郎织女故事情景。

两小口虽给分隔两地，然而仍可定期相聚；据(唐)韩鄂(生卒不详，该为10世纪时人)《岁华纪丽》卷3引(东汉)应劭(生卒不详，该于西元178前后在世)《风俗通》：「织女七夕当渡河，使鹊为桥。」²³⁾可想见当时的人认为，每年七月七日，织女以鹊为桥，过河会牛郎。袁珂认为古人以鹊为桥的想象，源于在中国全境栖息的鹊，常在固定的季节群飞；鹊阵群飞，遮云蔽日一大片，状若空中架桥。²⁴⁾此外，古人也许看见喜鹊每年立秋时份脱毛换羽，遂寄托浪漫的联想，认为牠们的秃头是由于给织女践踏之故。

这种说法相当盛行，甚至曹植(西元187-226)在〈九咏〉中，也以此来跟

19) (梁)萧统(501-531)编：《文选》(郑州市：中州古籍出版社，1990)，卷1，页9。

20) 《文选》卷27，页380-381。

21) 《文选》卷29，页403。

22) 袁珂：「牛郎织女」，《中国神话传说词典》(香港：商务印书馆，1985)，页82。

23) 韩鄂：《岁华纪丽》(故宫博物院编，台北：海南出版社，2000)卷3，页21

24) A David et E. Oustalet: *Les Oiseaux de la Chine*, Texie, 1877, pp.373-374.

自己类比, 慨叹际遇不若交会有期的牵牛织女:「临回风兮浮汉渚, 目牵牛兮眺织女。交有际兮会有期, 嗟痛吾兮来不时」。²⁵⁾

由是可见, 东汉末年政局动荡, 由地及天, 人们从自身的处境出发想象, 把离别与思念的主题投射往已给人格化的星神去, 形成牛郎织女故事的雏型: 夫妇关系、天汉相隔、七夕相会、役鹊为桥。这有如(日)小南一郎(Ichiro Kominami, 1942-)所云, 神话的本质并非像表面所呈现般, 诉说着神祇的故事, 它最终还是在说明现实世界与我们的存在。²⁶⁾

(五) 魏晋南北朝: 神话故事的成型期

在日后的牛郎织女故事中, 人间牛郎寻妻心切, 追上了天。这种非凡的想象, 来源可追溯至(晋)张华(西元232-300)的《博物志》: 由于「天河与海通」, 航海者「芒芒忽忽」地上了天河, 那儿不单「宫中多织妇」, 还有「牵牛渚次饮之」的丈夫。²⁷⁾ 其后, (梁)吴均(469-520)的《续齐谐记》, 更有「七月七日织女当渡河」、「织女暂诣牵牛」²⁸⁾的说法。晋人相信, 这世界的某方人天相通。

从以上所举的文人诗歌, 以致记录民间风俗传说的作品看来, 牛郎织女的故事已颇流行。然而, 天帝女为甚么下嫁牵牛郎? 两小口为甚么给分隔天汉两岸? 完整的文字记录, 却在(梁)宗懔(西元500-563)的《荆楚岁时记》才出现。《荆楚岁时记》并载了两种不同的说法, 其一是:「尝见道书云: 牵牛娶织女, 借天帝钱下礼, 久不还, 被驱在营中。」²⁹⁾ 其二是:「天河之东有织女, 天帝之子也。年年

25) 曹植:〈九咏〉,《曹子建集》([清]丁晏[1794-1875]编,台北:世界书局,1998),页140。

26) 小南一郎:〈神话思考的基本构造——以中国神话为中心〉(辛如意译,《中国文哲研究通讯》卷16,2期,2005),页2。

27) 张华:〈杂说下〉,《博物志》卷10(收于《四库全书》,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册1047,页608。

28) 吴均:《续齐谐记》(收于《四库全书》,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册1042,页557。

29) 宗懔:《荆楚岁时记》(收于《四库全书》,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册589,页24。

机杼劳役，织成云锦天衣。天帝怜其独处，许嫁河西牵牛郎，嫁后遂废织纴。天帝怒，责令归河东，唯每年七月七日夜，渡河一会。」³⁰⁾

虽寥寥数笔，却已把故事的舞台，从天上转到凡间来。人物的背景与故事的来龙去脉已交代清楚，织女牛郎不再是「不成报章」、「不以服箱」的星体名称；他们的分与聚，都非自决，而是操纵于天帝手上。故事既反映出那个时代生产活动凌驾一切，不论贫富，不论出嫁与否，女子务必勤勉持家；也说明当时个人意识朦胧，嫁娶受控于家族长辈。

洪淑苓认为，即或神话的源头遗佚了，但当有完整的文字记述事情的始末时，即可判定该则神话已形成，能成为后世系列故事的基型。³¹⁾按这个准则，牛郎织女的神话，是在南朝的著述中形成的。³²⁾

有趣的是，从天体的名称到故事的成型，从西周到南北朝，从诗经到荆楚传说，无论是出于甚么原因，织女始终「不成报章」。

(六) 董永传说：牛郎织女神话的承先与启后

今天流行于各地的牛郎织女故事，内容情节远超过《荆楚岁时记》的蓝本，清晰地有着董永传说的影子。另一方面，这兴起于两汉年间的董永故事，也分明是在牛郎织女的原型上发展起来。牛郎——董永，董永——牛郎，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关系密切。

董永的故事，据云最早见于西汉末年刘向(公元前77-公元前6)的《孝子传》，惜该书已失传。³³⁾目前最早的可靠记录，要算是东汉桓帝(132-167)建

30) 这故事不见收于《四库全书》中的《荆楚岁时记》，却见《佩文韵府》(收于《四库全书》，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册1017，页63，「尤韵11」中的「牛——牵牛」条所引，想所引该为《荆楚岁时记》的佚本。

31) 洪淑苓，页14。

32) 相类的故事，日后也见之于(梁)殷芸(471-529)的《小说》、(梁)任昉(460-508)的《述异记》等。

33) 刘献忠(1965-)：〈牛郎织女与董永七仙女故事的流变分合探析〉，《新余学院学报》，

和元年（公元147）所修建，位于今山东嘉祥县的「武梁祠石刻」。石刻上有董永尽孝的画面：董永父坐在独轮车上，旁为董永，上有带翼仙女横于空中。整个画面透露董永行孝及织女下凡相助的线索。据此石刻，可断言董永为东汉初年，或两汉之际的人，事迹于桓帝时已广为流传。

1. 承先：牛郎织女神话的流变

董永的故事，跟牛郎织女的故事成型历程颇相类，也是先在民间流传，然后经文人记述、加工，再走回民间去，生生不息。

曹植的〈灵芝篇〉可算是董永故事最早的完整记录：「董永遭家贫，父老财无遗，举假以供养，佣作致甘肥，债家填门至，不知用何归；天灵感至德，神女为乘机。」³⁴⁾ 在最先的传说中，董永事父至孝，遂感动上天差织布神女下凡相助；董永和神女彼此间并没半点情愫。

董永的故事在老百姓口耳相传下，枝叶越茂，后来甚至出现了「卖身葬父」的情节。（东晋）干宝（生卒不详，该于317-322年间在世）的《搜神记》有以下的记载：「汉董永，千乘人。少偏孤，与父居。肆力田亩，鹿车载自随。父亡，无以葬，乃自卖为奴，以供丧事。主人知其贤，与钱一万，遣之。永行，三年丧毕，欲还主人，供其奴职。道逢一妇人曰：『愿为子妻。』遂与之俱。主人谓永曰：『以钱与君矣。』永曰：『蒙君之惠，父丧收藏，永虽小人，必欲服勤致力，以报厚德。』主曰：『妇人何能？』永曰：『能织。』主曰：『必尔者，但令君妇为我织缣百匹。』于是永妻为主人家织，十日而毕。女出门，谓永曰：『我，天之织女也。缘君至孝，天帝令我助君偿债耳。』语毕，凌空而去而去，不知所在。」³⁵⁾

干宝的记载成为了后世董永故事的基型：家贫行孝、卖身葬父、神女助织、神女离去。故事中的神女来去突然，而董永一直处于被动位置，情节模式活像当

16卷, 1期, 2011, 页35。

34) 曹植：〈灵芝篇〉《曹子建集》，页343。

35) 干宝：《搜神记》，汪绍楹校注（北京：中华书局，1985），卷1，页14-15。

时已相当成熟的牛郎织女故事一般。卖身葬父的孝子俨然成为了「牵牛星」在人间的化身；汉代独尊儒术，统治阶级提倡孝道来教化百姓，于是给嫁接到牛郎遭遇去的董永，便被奉为「孝有善报」的典范。

2. 启后：牛郎织女民间故事的养分

孝感动天的董永，至终落得妻子冷漠离去的结局，不免教人黯然。因此，后来的变文话本，除让织女跟他发展出人神相恋的感情外，还给他安排后嗣。例见董永变文：³⁶⁾「却到来时相逢处，辞君却至本天堂。娘子便即乘云去，临别吩咐小儿郎。但言好看小孙子，共永相别泪千行。」冷淡超然的神女已完成世俗化、人性化的蜕变历程，变得多情专一、贤淑勤恳、关爱丈夫与孩子。

在董永变文中，儿子董仲寻母一节，更突破了从前牛郎织女及董永故事的叙说框架，另辟蹊径：「董永放儿觅母去，往行直至孙臆傍。夫子将身来筮卦，此人多应觅阿娘。阿耨池边澡浴来，先于树下隐潜藏。三个女人同作伴，奔波直至水边旁。脱却天衣便入水，中心抱取紫衣裳；此者便是董仲母，此时羞见小儿郎。」

董永故事征用了牛郎织女神话中的织女的角色，但至董永变文时，却又反把新元素回馈往牛郎织女的故事去；成为日后牛郎织女民间版的重要情节：牛郎偷看众仙女沐浴，窃取天衣，娶织女为妻，后被迫分离，织女终不舍而去。

(七) 牛郎织女的民间故事

口头特征是民间文学的一个主要基本特征。³⁷⁾ 由于没有文字记载，牛郎织女的故事散落至民间，遍地开花，在跟各处风土人情结合后，便出现了种种脱形的现象。虽细节或不尽同，却总离不开神话阶段的元素：牛郎、织女、天帝、银

36) 「董永变文」原卷现藏于伦敦。

37) 茅盾(1896-1981):《神话研究》(香港:三联出版社,1982),页142。

河、结合、分离、鹊桥、相会，也受益于董永传说：窥浴、窃衣、后代。相对文人版本来说，民间版本中的织女，所占比重减少了许多，而牛郎的角色却加强了；此外，更增加了两个新元素：兄嫂与神牛。以下所引袁珂《中国神话传说词典》中的「牛郎织女」条注释，便是最典型的牛郎织女民间故事框架：

「民间传云，织女为天帝孙女，王母娘娘外孙女，于织帛之暇，常与诸仙女于银河澡浴。牛郎则下方一贫苦儿也，常受兄嫂虐待，分与一老牛，令其自立门户。其时天地相去未远，银河与凡间相连。牛郎遵老牛嘱，去银河窃得织女天衣，织女不能去，遂为牛郎妻。经数年，产儿女各一，男耕女织，生活幸福。不意天帝查明此事，震怒异常，立遣天神往逮织女。王母娘娘虑天神疏虞，亦偕同去。织女被捕上天，牛郎不得上，与儿女仰天嚎哭。时老牛垂死，嘱牛郎于其死后剖皮衣之，便可登天。牛郎如其言，果偕儿女上天。差已追及织女，王母娘娘忽拔头上金簪，凭空划之，顿成波涛滚滚天河。牛郎织女隔河相望，无由得过，只有悲戚。后终感动天帝，许其每年七月七日鹊桥相会。」³⁸⁾

为了令故事疑幻似真，不少民间故事在最后部份，把舞台再从地上转回天河两岸的天体去，把跟牵牛星并列成直线的两颗小星，说成是他俩的小儿女；稍远有四颗星像平行四边形的小星，说成是织女投掷给牛郎的织布梭；而距离织女星不远，像等腰三角形的三颗小星，则说成是牛郎投掷给织女的牛拐子。这对给拆散的小夫妻，就是这样，把书信缚在梭和牛拐子上，掷向对方去，聊表相思之情。

纵或细节有出入，主要情节仍是一样，我们从中可探见内含的文化意蕴。王孝廉认为，牵牛在故事中饱受兄嫂虐待，这种情况在中国民间故事中颇常见，该是当时社会的缩影。³⁹⁾ 刘晓红解释，这该是「长子代父」的宗法观念所衍生的流弊，因而兄争弟产的事屡见。⁴⁰⁾

虐待牛郎的坏主意由嫂子想出来，这反映了封建社会对妇女的鄙夷和偏见。⁴¹⁾ 妇女地位的卑微，也在织女的遭遇中尽见一斑。未出嫁时，固然一切须

38) 《中国神话传说词典》，页82-83。

39) 王孝廉：〈牵牛织女的传说——古代的星辰信仰〉，页184。

40) 刘晓红(1969-)：〈牛郎织女神话传说的演变〉，《徐州教育学院学报》18卷4期，2003，页81。

听命于父母，即或银河澡浴也只能瞒着王母；打从仙衣被藏匿开始，她就连这暗中的自由也没有，须接受牛郎为她制定的规范，依附他来生活，成为男性的附属品。⁴²⁾

牛郎织女如胶似漆的生活反映出百姓的愿望：男耕女织，生儿育女，自给自足。然而，穷牛郎是没法跟天帝女匹配的，个人的意愿始终敌不过社会等级的门户观念：这个民间故事就是在这样的文化土壤中孕育出来。⁴³⁾

虽然每个人都不甘心忍受这些来自社会和家庭的强权欺压，但却又不是人人都有勇气反抗，挑着儿女追到天上的牛郎因此成为了民间的悲剧英雄。在不合理的社会制度下，强弱悬殊，无论他如何顽强抗争，至终注定失败。七夕鹊桥相会的情节，似乎在暗示出人民心中的微弱盼望。

在民间故事中登场的牛，一生为牛郎服役，且献计巧夺仙女作妇，即或死后也给他留下可藉之升天的牛皮。这头预知未来的神牛，扮演的是「智慧老人」的角色，以深思卓见引导牛郎。⁴⁴⁾古人以牛作为祭天的牺牲，牛因而被认为具备能上通天界的神秘力量，是农业社会的保护神。这些情节体现出古人对牛图腾的崇拜。⁴⁵⁾

牵牛、织女，从天体名称，到神话、传说、民间故事，角色、情节与主题已给定型下来。谷物神牵牛，由沉默被动的小子演化成敢于与神权抗争的牛郎；桑神织女，也由感情冷漠的天帝之女，蜕变为感情丰富，为人妻与母的织女。

(八) 牛郎织女童话故事の変与不変

古老的神话，以及由它衍生出来的传说、民间故事，为甚么能发展成夸时空

41) 刘晓红, 页81。

42) 邹宏伟:〈牛郎织女传说三种文本分析〉,《长江师范学院学报》25卷5期,2009,页36。

43) 侯佩锋:〈牛郎织女神话与汉代婚姻〉,《寻根》,2005年1期,2005,页35。

44) 洪淑苓, 页187。

45) 张振犁, 页130。

时代的童话?

童话和神话, 关系千丝万缕。(日)卢谷重常(Shigetsune Ashiya)认为, 不论哪个时代, 童话都是最早出现的, 因为「童话是与人说话本能相应的, 人从能言语的时候起就有了童话」。⁴⁶⁾ 换句话说, 在文字产生之前, 童话早存在了。虽然神话、传说、神仙故事等, 并不是为儿童而写, 但由于它们是人类处于童年时代的文化产物, 张扬着初民对社会和自然的幻想性诠释, 自然跟儿童的智慧和情绪相像;⁴⁷⁾ 这种原始思维对宇宙间的神秘力量深信不疑, 不讲逻辑, 不回避矛盾, 混淆部份与整体。⁴⁸⁾ 由是看来, 神话和童话的概念, 分野不大。

以下会检视两篇以儿童为读者对象, 同样名为《牛郎织女》的现代童话, 观察由神话发展为童话的轨迹, 找出当中不变及已变的元素。第一篇是叶圣陶(1894-1988)于1955年1月7日写成的作品,⁴⁹⁾ 第二篇是1991年出版的绘本。⁵⁰⁾ 两篇作品的内容详见附件。

1. 母题

先民通过神话来述「道」, 表述他们的生存观念与朴素的哲学思想, 那包括善与恶、勤劳与懒惰、聪明与愚钝、爱与憎、健康与长寿、生存与死亡、信仰与崇拜等。⁵¹⁾

「道」即一个神话最原始的主题或情节, 是该神话的「母题」;⁵²⁾ 外学者咸认

46) 卢谷重常 (Ashiya, Shigetsune) : 《世界童话研究》(黄源译, 上海: 华通书局, 1930), 页3。

47) 郑振铎(1898-1958): 〈儿童读物问题〉, 《郑振铎和儿童文学》(上海: 上海少年儿童出版社, 1990), 页62。

48) (法) 列维·布留尔 (Lucien, Levy-Bruhl): 《原始思维》(丁由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81), 页71。

49) 叶圣陶: 〈牛郎织女〉, 《叶圣陶儿童文学全集(下)》李雪、晓静选编, (上海: 上海少年儿童出版社, 2005), 页 859-867。全文见附件一。

50) 陆鹿: 《牛郎织女》(王祖民绘, 杭州: 浙江少年儿童出版社, 1991)。全文见附件二。

51) 刘大平: 《中国神话经典》(呼和浩特: 内蒙古大学出版社, 2003), 序页。

52) 蔡尚志(1950-)等: 《儿童文学》(台北: 五南图书出版有限公司, 2008), 页234。

为孩子阅读神话的一个目的，就是要他们认识这种「道」，也就是自己文化的源头，⁵³⁾好让他们潜移默化地共享族群文化心理。⁵⁴⁾两个现代版的童话故事，写的是牛郎与织女两位主角如何坚毅不屈地追求自己的理想，冒死反抗强权，这是一脉相传的道；然而，甚么是「理想」，那就各自表述了。

叶圣陶的《牛郎织女》，明显地把「理想」的主线，界定为「追求自由」，这跟一直以来的「牛郎织女」神话的种种流变，有着鲜明的分别。「自由」这愿望，三番四次地出现在织女的思维中：偷偷地到凡间来，是为了要「自由自在地洗个澡」；她认为自己虽身在天上，却「等于关在监狱里」，因为那儿「没有自由」；她贵为仙女，却宁可在人间跟牛郎捱苦，因为「天上虽然富丽堂皇，可是没有自由」。

陆鹿的《牛郎织女》，则多番强调人须为理想付代价，即或赤手空拳，也要奋斗到底。在一直以来的神话传说中，织女给天兵劫持后，牛郎便马上披上牛皮，跃然上升，飞往天上去。然而，在这绘本里，牛郎最先并没有靠赖任何外界助力，自己挑着两个孩子，拼命追到隔着人神世界的银河边沿去！岂料正要过河时，银河却给王母搬往天上去；这时的牛郎，才身披牛皮飞天。至于手无寸铁的织女，也不是光坐着等命运的判决，她先后以怠工、投河自尽、绝食等方法，迫使天帝和王母就范。

2. 情节

不管是神话、传说，还是民间故事，都是许多无名氏在不同时空，以口耳相传的方式，接力创作而成的。从神话转化成童话，其实也是一种再创造。某些可供民俗学、社会学、人类学、历史学研究用的内容，是儿童心智所难理解或接受的，必须加以补充、修订。⁵⁵⁾

53) (加) 培利·诺德曼(Perry Nodelman, 1942-)等:《阅读儿童文学的乐趣》(*The Pleasures of Children's Literature*), 刘凤芯等译(台北:天卫文化出版社, 2009), 页385。

54) 侯颖(1966-):《论儿童文学的教育性》(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2), 页65。

为甚么仙女能逃往人间去洗澡？孩子往往想不通所以然。陆鹿的绘本给了他们这样的一个解释：「很久以前，天地之间只隔着一条银河。河东是神的世界，河西是人的世界。河虽然很宽，却不深，所以两岸人往来并不困难，不用架桥，也不用乘船。」天地人神原来一直都有往还；因此河东的织女「忙累了，织热了，便到银河去洗澡，一切都来得理所当然，犯不着偷偷前往。叶圣陶则指出每天给困在机房的织女「总想离开天上，到人间去，哪怕是一天半天呢，也可以见识见识人间的景物」。时有凑巧，就在某天下午，「王母娘娘喝千年酿的葡萄酒，多喝了点儿，靠在宝座上直打瞌睡，看样子不见得马上就醒，仙女们见机会难得，就你拉我拉你地溜出来，一齐飞到人间。」简直天衣无缝。

传说与民间故事中的牛郎，由于窃衣逼婚，因此给人霸王上弓，一派流氓无赖的感觉。为何牛郎如此有勇气高攀天帝之女？为何天帝之女甘愿下嫁贫农，留滞人间？这样的结合，能发展出夫妇情来吗？这是现代小读者心里的疑窦，他们黑白分明；倘疑团没法释去，势难进入故事氛围。

绘本中的牛郎织女早已两情相悦，并没有逼婚的元素，一切都是年青人自己作主的。织女往银河洗澡，「一来二去，就看中了河对面的小伙子牛郎」；牛郎「在银河边放牛，也早就看上了织女，但他总是对自己说：『人家是仙女，傻牛郎，你瞎想甚么呀！』」织女为了追求爱情，夜里悄悄地跑出来，涉水过河，找牛郎。于是两小口「互相诉说着心里的秘密，很快就结婚了。」

叶圣陶的牛郎虽然依了老牛偷衣之计，却还是一派正人君子模样，没强行逼婚。织女找不着衣裳时，牛郎从树林里走出来，必恭必谨地双手托纱衣，说：「姑娘，别急，你的衣裳在这儿。」接着，两个年青人便互相诉说着自己的理想与难处，爱慕怜恤之情顿生。这时，一直在神话传说中表现被动的牛郎，便大着胆子，毅然向织女求婚：「姑娘，既然天上没甚么好，你就不用回去了。你能干活，我也能干活，咱们两个结了婚，一块儿在人间过一辈子吧。」

跟神话传说不同，两个现代童话，都花上笔墨描绘两小口婚后的和谐生活。绘本文字不多，但三言两语已把天伦乐勾勒出来：「牛郎和织女男耕女织，日子并

55) 洪汛涛(1928-2001):《童话学》(台北:富春文化事业, 1989), 页127。

不富裕，可他们相亲相爱地过着。一转眼，几年过去了。他们生下了一儿一女，生活得更加幸福了。」

叶圣陶的《牛郎织女》更着意描述：「从此牛郎在地里耕种，织女在家里纺织。有时候，织女也帮助牛郎干些地里的活。两个人你勤我俭，不怕劳累，日子过得挺美满。转眼间两三个年头过去了，他们生了一个男孩，一个女孩。到孩子能说话的时候，晚上得空，织女就指着星星，给孩子们讲些天上的故事。天上虽然富丽堂皇，可是没有自由，她不喜欢。她喜欢人间的生活：跟牛郎一块儿干活，她喜欢；逗着兄妹俩玩，她喜欢；看门前小溪的水活泼地流过去，她喜欢；听晓风晚风轻轻地吹过树林，她喜欢。两个孩子听她这么说，就偎在她怀里，叫一声妈妈，回过头来又叫一声爸爸。」一连几组排比句，写尽人间的美满恬静生活。

为甚么神牛对牛郎那么好？这也是小读者百思不得其解的。叶圣陶用上大量篇幅写牛郎和老牛之间的相处，从中既可反映出牛郎的善良个性，也能看出他们深厚的情谊：「牛郎照看那头牛挺周到。一来是牛跟他亲密；二来呢，他想，牛那么勤勤恳恳地干活，不好好照看牠，怎么对得起牠呢？他老是挑很好的草地，让牛吃又肥又嫩的青草；家里吃的干草，筛得一点儿土也没有。牛渴了，他就牵牠到小溪的上游，让牠喝干净的水。夏天天气热，就在树林里休息；冬天天气冷，就在山坡上晒太阳。他把牛身上刷得干干净净，不让有一点儿草叶土粒。到夏天，一把蒲扇不离手，把成群乱转的牛虻都赶跑了。牛棚也打扫得干干净净。在干干净净的地方住，牛舒服，自己也舒服。牛郎随口哼几支小曲儿，没人听他的，可是牛摇摇耳朵闭闭眼，好像听得挺有味儿。牛郎心里想甚么，嘴里就说出来，没人听他的，可是牛咧开嘴，笑嘻嘻的，好像明白他的意思。他常常把看见的听见的事告诉牛，有时候跟牠商量一些事。牛好像全了解，虽然没说话，可是眉开眼笑的，他也就满意了。」

为甚么织女离开天上一段长日子后，天帝和王母娘娘才发现呢？绘本这样自圆其说：由于天地人神往返容易，因此「婚后，织女继续织天衣和绵绣，织好后让牛郎送过银河，托众姐妹交给天帝和王母娘娘。就这样，织女瞒住了天帝和王母娘娘。」

两个现当代童话的基本框架情节，还是跟原来的神话一样，但作者却能想孩子所想，敢于为儿童创设自己的「牛郎织女」故事。他们凭丰富的想象力，讲述丰富多彩多姿的故事，完全不是在「搬运骷髅」，而是「肉白骨」，使骷髅长肉，长血管，让童话的鲜血激活古老的神话。⁵⁶⁾

然而，诺德曼却不认同这种「以今衡古」的「回补」模式。他指出，在不同时代与文化出现的神话，都是原型知识的载体，即或当今看来如何可怕的「异文化」，孩子也该认识。那些出现在童书里，被重新加工的神话，明显地改变了原来故事的原意、风格与结构，完全是一种「不幸」。⁵⁷⁾

其实这只是诺德曼一厢情愿的想法，目前所见的中外神话，不管是以传说、民间故事，还是哪一种文类、形态出现，几乎没有一则不经过修改、演化。⁵⁸⁾传统其实是一种变量，每一个时代的文学应该同时继承和超越前一个时代的，并且容许不断流变下去。⁵⁹⁾从民俗学的角度来看，那些给故意，或不经意遗漏的东西，也确是非常有价值的，但却不妨留待孩子长大后再读。⁶⁰⁾

(九) 总结

牛郎与织女，从天象到神话，处处表现出初民怎样以艺术方式把握这个世界，成为人类精神文化的象征。这些蕴含丰富艺术内涵的象征，不可能永远凝固下来，或演变为传说、民间故事，或童话。由于它不是历史，也不是科学，既没绝对的权威性，也无法印证，因此留给传说者很大的发挥空间。事实上，中国古籍中所记载的完整神话故事寥寥无几，有的只是骨架和神韵，缺乏对人物个性和事件

56) 林良(1924-):〈神话跟儿童文学〉，《浅语的艺术》(台北:国语日报, 2000), 页216。

57) 诺德曼, 页385。

58) 茅盾, 页38。

59) 朱自强(1957-):《中国儿童文学与现代化进程》(杭州:浙江少年儿童出版社, 2000), 页77-78。

60) 叶圣陶:〈文艺谈·三十九〉,《叶圣陶论创作》(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 1982), 页71-72。

细节的描绘，叙事性相当薄弱，⁶¹⁾ 不加装扮与润饰，绝不可能产生顽强的生命力，遍地开花。此外，也由于历代以来，共通意识及个人意识不断变化，神话的面貌神髓自然随之迸发出异样的姿彩来，关注切入点因而不尽相同：有同情织女的稍聚还离，有鞭挞织女的贪欢好乐；有反映兄嫂的冷漠；有极言老牛的情义；有写牛郎要胁逼婚；有记织女的主动示爱……

「神话是众人的梦，梦是私人的神话」，⁶²⁾ 信然。

61) (美)浦安迪(Andrew Plaks, 1945-):《中国叙事学》(*Chinese Narratives*),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6), 页41。

62) 《千面英雄》，页18。

參考文獻

- 布留尔 (Levy-Bruhl, Lucien), 《原始思维》, 丁由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 1981。
- 蔡尚志等, 《儿童文学》, 台北:五南图书出版有限公司, 2008。
- 洪淑苓, 《牛郎织女研究》, 台北:台湾学生书局, 1988。
- 洪汛涛, 《童话学》, 台北: 富春文化事业, 1989。
- 侯佩锋, 〈牛郎织女神话与汉代婚姻〉, 《寻根》, 2005年1期, 2005, 页35-37。
- 侯颖, 《论儿童文学的教育性》,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2。
- 胡厚宣, 〈殷代之天神崇拜〉, 《甲骨学商史论丛》, 香港:文友堂书店, 1970。
- 卡西尔 (Cassirer, Ernst), 《人论》(*Essay on Man: an introduction to the philosophy of human culture*), 甘阳译, 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 2003。
- 坎伯 (Campbell, Joseph), 《千面英雄》(*The Hero with a Thousand Faces*), 朱侃如译, 台北:立绪文化, 1997。
- 林良, 《浅语的艺术》, 台北: 国语日报, 2000。
- 刘大平, 《中国神话经典》, 呼和浩特: 内蒙古大学出版社, 2003。
- 刘献忠, 〈牛郎织女与董永七仙女故事的流变分合探析〉, 《新余学院学报》, 16卷, 1期, 2011, 页34-36。
- 刘晓红, 〈牛郎织女神话传说的演变〉, 《徐州教育学院学报》18卷4期, 2003, 页79-81。
- 卢谷重常 (Shigetsume, Ashiya), 《世界童话研究》, 黄源译, 上海:华通书局, 1930。
- 陆鹿, 《牛郎织女》, 王祖民绘, 杭州:浙江少年儿童出版社, 1991。。
- 茅盾, 《神话研究》, 香港: 三联出版社, 1982。
- 诺德曼(Perry Nodelman)等, 《阅读儿童文学的乐趣》(*The Pleasures of Children's Literature*), 刘凤芯等译, 台北: 天卫文化出版社, 2009。
- 浦安迪(Plaks, Andrew): 《中国叙事学》(*Chinese Narratives*),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6。
- 屈万里, 《诗经诠释》, 台北:联经出版社, 2000。

- 谭达先,《中国神话研究》,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8。
- 王孝廉,《中国神话世界》,台北:洪叶文化,2005。
- 小南一郎(Kominami, Ichiro),〈神话思考的基本构造——以中国神话为中心〉,辛如意译,《中国文哲研究通讯》卷16,第2期,2005,页1-7。
- 叶圣陶,〈牛郎织女〉,《叶圣陶儿童文学全集(下)》,李雪、晓静选编,上海:少年儿童出版社,2005,页859-867。
- 叶圣陶,《叶圣陶论创作》,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2。
- 袁珂,《中国神话传说词典》,香港:商务印书馆,1985。
- 袁珂,《中国神话史》,台北:时报文化出版社,1991。
- 张振犁,《中原神话研究》,上海: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
- 郑振铎,〈儿童读物问题〉,《郑振铎和儿童文学》,上海:上海少年儿童出版,1990。
- 朱自强,《中国儿童文学与现代化进程》,杭州:浙江少年儿童出版社,2000。
- 邹宏伟,〈牛郎织女传说三种文本分析〉,《长江师范学院学报》25卷5期,2009,页33-36。

附件一

叶圣陶 〈牛郎织女〉

古时候有个孩子，爹妈都死了，跟哥哥嫂子过日子。哥哥嫂子待他很不好，叫他吃剩饭，穿破衣裳，夜里在牛棚里睡。牛棚里没铺，他就睡在干草上。他每天放牛。那头牛跟他很亲密，用温和的眼睛看他，有时候还伸出舌头舔舔他的手，怪有意思的。哥哥嫂子见他总是爱理不理的，仿佛他一在眼前，就满身不舒服。两下一比较，他也乐得跟牛一块儿出去，一块儿睡。

他没名字，人家见他放牛，就叫他牛郎。

牛郎照看那头牛挺周到。一来是牛跟他亲密；二来呢，他想，牛那么勤勤恳恳地干活，不好好照看牠，怎么对得起牠呢？他老是挑很好的草地，让牛吃又肥又嫩的青草；家里吃的干草，筛得一点儿土也没有。牛渴了，他就牵牠到小溪的上游，让牠喝干净的水。夏天天气热，就在树林里休息；冬天天气冷，就在山坡上晒太阳。他把牛身上刷得干干净净，不让有一点儿草叶土粒。到夏天，一把蒲扇不离手，把成群乱转的牛虻都赶跑了。

牛棚也打扫得干干净净。在干干净净的地方住，牛舒服，自己也舒服。

牛郎随口哼几支小曲儿，没人听他的，可是牛摇摇耳朵闭闭眼，好像听得挺有味儿。牛郎心里想甚么，嘴里就说出来，没人听他的，可是牛咧开嘴，笑嘻嘻的，好像明白他的意思。他常常把看见的听见的事告诉牛，有时候跟牠商量一些事。牛好像全了解，虽然没说话，可是眉开眼笑的，他也就满意了。自然，有时候他还觉得美中不足，要是牛能说话，把了解的和想说的都一五一十地说出来，那该多好呢。

一年一年过去，牛郎渐渐长大了。哥哥嫂子想独占父亲留下来的家产，把他看成眼中钉。一天，哥哥把牛郎叫到跟前，装做很亲热的样子说：「你如今长大了，也该成家立业了。老人家留下一点儿家产，咱们分了吧。一头牛，一辆车，都归你；别的归我。」

嫂子在旁边，三分像笑七分像发狠，说：「我们挑顶有用的东西给你，你知道

吗？你要知道好歹，赶紧离开这儿！」

牛郎听哥哥嫂子这么说，想了想，说：「好，我这就走！」他想哥哥嫂子既然扔开他，像泼出去的水，他又何必恋恋不舍呢？那辆车不稀罕，幸亏那头老牛归了他，亲密的伙伴还在一块儿，离开家不离开家有甚么关系？

他就牵老牛，拉破车，头也不回，一直往前走，走出村子，走过树林，走到山峰重叠的地方。以后，他白天上山打柴，柴装满一车，就让老牛拉，到市上去换粮食；夜晚就让老牛在车旁边休息，自己睡在车上。过了些日子，他在山前边盖了一间草房，又在草房旁边开了一块地，种些庄稼。这就算安了家。

一天晚上，他走进草房，忽然听见一声「牛郎」，自从离开村子，他还没听说过这个声音。是谁叫他呢？回头一看，微弱的星光下边，原来是老牛，嘴一张一合的，正在说话。

老牛真会说话了！

牛郎并不觉得怎么奇怪，像是听惯了它说话似的，就转过身子去听。

老牛说道：「明天黄昏时候，你得翻过右边那座山。山那边是一片树林，树林前边是一个湖，那时候会有些仙女在湖里洗澡。她们的衣裳放在草地上。你要捡起那件粉红色的纱衣，跑到树林里等。去跟你要衣裳的那个仙女就是你的妻子。这个好机会你可别错过了。」

「知道了。」牛郎高兴地回答。

第二天黄昏时候，牛郎翻过右边的那座山，穿过树林，走到湖边。湖面映着晚霞的余光，蓝紫色的波纹晃晃荡荡。他听见有女子的笑声，顺声音看，果然有好些个女子在湖里洗澡。他沿湖边走，没几步，就看见草地上放着好些衣裳，花花绿绿的，件件都那么漂亮。里头果然有一件粉红色的纱衣，他就拿起来，转身走进树林。

他静静地听，过了一会儿，就听见女子们上岸的声音，只听见一个说：「不早了，咱们赶紧回去吧！咱们偷偷地到人间来，要是老人家知道了，不知道要怎么罚咱们呢！」过了一会儿，又听见一个说：「怎么，你们都走啦？难得来一趟，自由在地洗个澡，也不多玩一会儿。」

「——哎呀！我的衣裳哪儿去了？谁瞧见我的衣裳啦？」

牛郎听到这儿，从树林里走出来，双手托纱衣，说：「姑娘，别急，你的衣裳在这儿。」

姑娘穿上衣裳，一边梳她的长长的黑头发，一边跟牛郎谈话。牛郎把自己的情形都一五一十地说了。姑娘听得出了神，又同情他，又爱惜他，就把自己的情形也告诉了他。

原来姑娘是天上王母娘娘的外孙女，织得一手好彩锦，名字叫织女。天天早晨和傍晚，王母娘娘拿她织的彩锦装饰天空，那就是灿烂的云霞。王母娘娘需要的彩锦多，就叫织女成天成夜地织，一会儿也不许休息。织女身子老在机房里，手老在梭上，劳累不用说，自由也没有了，等于关在监狱里，实在难受。她常常想，人人说天上好，天上好，天上有甚么好呢？没有自由，又看不见甚么。她总想离开天上，到人间去，哪怕是一天半天呢，也可以见识见识人间的景物。她把把这个想法跟别的仙女说了。别的仙女也都说早有这种想法。那天下午，王母娘娘喝千年酿的葡萄酒，多喝了点儿，靠在宝座上直打瞌睡，看样子不见得马上就醒，仙女们见机会难得，就你拉我我拉你地溜出来，一齐飞到人间。她们飞到湖边，看见湖水清得可爱，就跳下去洗澡。织女关在机房里太久了，能够在湖水里无拘无束地游泳，心里真痛快，想多玩一会儿，没想到就落在后边。

牛郎听完织女的话，就说：「姑娘，既然天上没甚么好，你就不用回去了。你能干活，我也能干活，咱们两个结了婚，一块儿在人间过一辈子吧。」

织女想了想，说：「你说得很对，咱们结婚，一块儿过日子吧。」

他们俩手拉手，穿过树林，翻过山头，回到草房。牛郎把老牛指给织女看，说牠就是从小到大相依为命的伴儿。织女拍拍老牛的脖子，用腮帮挨挨牠的耳朵，算是跟牠行见面礼。老牛眉开眼笑地朝她看，仿佛说：「正是这个新娘子。」

从此牛郎在地里耕种，织女在家里纺织。有时候，织女也帮助牛郎干些地里的活。个人你勤我俭，不怕劳累，日子过得挺美满。转眼间两三个年头过去了，他们生了一个男孩，一个女孩。到孩子能说话的时候，晚上得空，织女就指着星星，给孩子们讲些天上的故事。天上虽然富丽堂皇，可是没有自由，她不喜欢。

她喜欢人间的生活：跟牛郎一块儿干活，她喜欢；逗着兄妹俩玩，她喜欢；看门前小溪的水活泼地流过去，她喜欢；听晓风晚风轻轻地吹过树林，她喜欢。两个孩子听她这么说，就偎在她怀里，叫一声妈妈，回过头来又叫一声爸爸。她乐极了，可是有时候也发愁。愁甚么呢？她没有告诉牛郎。她是怕外祖母知道她在这儿，会来找她。

一天，牛郎去喂牛，那头衰老的牛又说话了，眼眶里满是眼泪，说：「我不能帮你们下地干活

了！咱们分手了！我死了，你把我的皮留着。碰见甚么紧急事，你就披上我的皮……」老牛没说

完就死了。夫妻两个痛哭了一场，留下老牛的皮，把老牛的尸骨埋在草房后边的山坡上。

再说天上，仙女们溜到人间洗澡的事到底让王母娘娘知道了。王母娘娘罚她们，把她们关在黑屋子里。她尤其恨织女，竟敢留在人间不回来，简直是有意败坏她的门风。她发誓要把织女捉回来，哪怕藏在泰山底下的石缝里，大海中心的珊瑚礁上，也一定要抓回来，给她顶厉害的惩罚。

王母娘娘派了好些天兵天将到人间察访，察访了好久，才知道织女在牛郎家里，跟牛郎做了夫妻。一天，她亲自到牛郎家里，可巧牛郎在地里干活，她就一把抓住织女往外走。织女的男孩见那老太婆怒气冲冲地拉着妈妈走，就跑过来拉住妈妈的衣裳。王母娘娘狠狠地一推，孩子倒在地上，她就带织女一齐飞起来。织女心里恨极了，望着两个可爱的儿女，一时说不出话来，只喊了一句「快去找爸爸」。

牛郎跟男孩赶回家，只见梭放在织了半截的布匹上，灶上的饭正冒热气，女孩坐在门前哭。他决定上天去追，把织女救回来。可是怎么能上天呢？他忽然想起老牛临死时说的话，这不正是紧急事吗？他赶紧披上牛皮，找出两个筐，一个筐里放一个孩子，挑起来就往外跑。一出屋门，他就飞起来了，耳边风呼呼地直响。飞了一会儿，望见妻子和老太婆了，他就喊「我来了」，两个孩子也连声叫妈妈。越飞越近，眼看要赶上了，王母娘娘拔下头上的玉簪儿往背后一画，糟了，牛

郎的前边忽然出现一条天河。天河很宽，波浪很大，牛郎飞不过去了。

从此以后，牛郎在天河的这边，织女在天河的那边，只能远远地望，不能住在一块儿了。他们就成了天河两边的牵牛星和织女星。

织女受了很厉害的惩罚，可是不肯死心，一定要跟牛郎一块儿过日子。日久天长，王母娘娘也拗不过她，就允许她每年七月七日跟牛郎会一次面。

每年七月七日，成群的喜鹊在天河上边搭起一座桥，让牛郎织女在桥上会面。就因为这件事，所以人们说，每逢那一天，很少看见喜鹊，牠们都往天河那儿搭桥去了。还有人说，那一天夜里，要是在葡萄架下边静静地听，还可以听见牛郎织女在桥上亲亲密密地说话呢。

附件二

陆鹿《牛郎织女》

很久以前，天地之间只隔着一条银河。河东是神的世界，河西是人的世界。河虽然很宽，却不深，所以两岸人往来并不困难，不用架桥，也不用乘船。

河东有一位仙女，叫织女，她美丽又勤劳。织女有一手绝技，就是为天织衣服。天衣天天都不同，织女从早到晚总是不停地织。

每当东方破晓的时候，天空便出现五彩缤纷的朝霞；每当夏秋之季，天空中常常出现一朵朵变幻无定、千姿百态的云彩……那都是织女织的天衣。

织女不光织天衣，还要给天帝和王母娘娘织各式各样的衣服。织女忙累了，织热了，便到银河去洗澡，一来二去，就看中了河对面的小伙子牛郎。

牛郎是个憨厚、勤劳的小伙子。其实，他在银河边放牛，也早就看上了织女，但他总是对自己说：「人家是仙女，傻牛郎，你瞎想甚么呀！」

这天，织女约了几个姐妹又到银河去洗澡，正巧看见了对岸的牛郎在放牛。织女就把埋藏在心底的秘密告诉了姐妹们。

姐妹们都说：「这怎么行呢？天帝和王母娘娘绝对不会同意的！」织女说：「我瞒着他们去。」姐妹们一想，也没别的办法，就同意了，还答应替她保守秘密。

第二天夜里，织女悄悄地跑了出来，涉水过河，找到了牛郎。牛郎一见是织女来了，真是又惊又喜。他们互相诉说着心里的秘密，很快就结婚了。

婚后，织女继续织天衣和绵绣，织好后让牛郎送过银河，托众姐妹交给天帝和王母娘娘。就这样，织女瞒住了天帝和王母娘娘。

牛郎和织女男耕女织，日子并不富裕，可他们相亲相爱地过着。一转眼，几年过去了。他们生下了一儿一女，生活得更加幸福了。

有一天，一个小姐妹替织女送锦绣，王母娘娘忽然问：「为甚么老不见织女呢？」这个小姐妹不会说假话，慌了神，王母娘娘怀疑地盘问起来，她只好说了实话。

仙女跑到人间去了，这还了得！王母娘娘气坏了，马上把这事告诉了天帝。天帝听了更是气愤，立即派了两个天神去捉拿织女。

两个天神来到牛郎家，架起织女就走。孩子哭喊着要妈妈，牛郎急忙用箩筐挑着两个孩子去追。可是天神们架着织走得飞快，很快就不见了。

牛郎正想追过河去，谁知银河忽然不见了。正在纳闷，只听天上传来严厉的呵斥声：「牛郎，你死了这条心吧！」抬头一看，原来银河已被王母娘娘搬到了天上。

牛郎伤心地回到家里，和儿子女儿哭作一团。牛郎养的老牛突然说话了：「牛郎啊，我要死了。你把我的皮披在身上，就能上天。」说完，老牛就倒下死了。

牛郎照老牛说的，剥下牛皮，把老牛埋了，然后对牛磕头说：「多谢你的帮助！」牛郎披上牛皮，挑起儿女，他果然飞了起来，来到了银河边。

牛郎正要涉水过河，冷酷无情的王母娘娘已经发现了他们。于是，她拨下头上的金簪，沿着银河一划，浅浅的银河一下子变深了。

没有船过不了河。两个孩子又大声哭喊起来：「妈妈！妈妈……」回答他们的只有哗哗作响的流水声。牛郎对着一望无际的天河，不住地抹眼泪。

过了很久，牛郎说：「孩子，咱们回去吧！」可是两个孩子不肯，嚷着要妈妈。牛郎心里想：要是织女也来河边，能远远望一眼也好啊！

织女被天神抓到天上后，非常想念自己的丈夫和孩子，找了个机会来到银河边看望。不想银河已经变成了天河，丈夫和孩子就在对面，却无法过去。

织女去见天帝和王母娘娘，要求让她全家团聚。天帝和王母娘娘怎么也不答应。织女一气之下说：「那我再不织锦了！」她又哭着来到天河边。

天帝派人来劝织女回去，织女以投河自杀来威胁，说甚么也不肯回去。天帝听说了，又派了几个力大无比的天神，硬是把她拖回去，关了起来。

三天过去了，织女拒绝吃东西。天帝和王母娘娘只好让了步，因为织女一死，就没人会织天衣了。他们答应每年七月七日晚上让牛郎和织女见面。

天帝派人到河对岸，把这个决定告诉了牛郎，牛郎也只好担着孩子回去了。

牛郎和织女，一个在人间，一个在天上，时时盼着七月七日这一天。

他们盼啊盼，七月七日终于盼到了。牛郎和织女都早早地来到天河边。这时他们才傻了眼：「天河又深又宽，既没桥，又无船，怎么相会呀！」

织女去找天帝，天帝板着脸说：「难道让我背你过去吗？」织女再去找王母娘娘，王母娘娘冷笑着说：「哼，我有甚么办法？」

织女含着泪珠重新来到河边，痛苦万分，真想投河自尽。突然，只见千千万万只喜鹊喳喳叫着飞来，架起了一座鹊桥。

织女踩着鹊桥向对岸跑去，牛郎一手牵着一个孩子，也兴冲冲地从鹊桥的那一头跑过来。这一家人，终于在鹊桥上相会了！

牛郎和织女见了面，却又甚么都说不出来，满肚子话都被泪水代替了。泪水化作纷纷细雨，洒向大地。七月七日夜晚的雨，正是他们一家的泪啊！

后来，牛郎带着孩子在天河边住下了。人们在夜晚能看见，天河边有两颗闪烁的大星星，那是牛郎星和织女星，和牛郎星并排的两颗小星，是他们的儿女。

Abstract

From Celestial Bodies to Myths to Children's Fairy Tales:
the transformation of Cowherd and Girl Weaver

Ye, RuiLian

From celestial bodies to myths to legends to folk tales to fairy tales, the story of Cowherd and Girl Weaver has been transforming as it crosses the immeasurable length of space and time. It embodies the richness of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and at the same time reflects the core values of its every part of call at different eras. The changed and the unchanged elements of the story unfold the dream of the mass, and voice their cries,

Key words : Cowherd and Girl Weaver, myths, legends, folk tales, children's fairy tales

투 고 일 : 2013. 12. 13. / 심 사 일 : 2014. 1. 20. ~ 2014. 2. 10. / 게재확정일 : 2014. 2. 20.
--